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届会议

2019年2月25日至3月22日

议程项目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

内容提要

亲政府部队在 2018 年上半年取得的广泛军事成果，加上土耳其和俄罗斯联邦之间达成的在西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的协议，导致 2018 年 7 月中旬至 2019 年 1 月中旬期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武装冲突显著减少。然而，其他地方的敌对行动仍在继续。伊德利布省和阿勒颇省西部亲政府部队以及叙利亚民主力量和国际联盟在德尔祖尔省发动的袭击继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

轰炸之后，全国平民遭受了普遍缺乏法治的影响。许多平民被武装团体和犯罪团伙成员任意拘留或绑架，并被扣为人质，关在伊德利布和阿勒颇北部的据点，以索取赎金。同样，随着土耳其于 2018 年 3 月结束“橄榄枝行动”，任意逮捕和拘留在整个阿夫林区(阿勒颇)普遍存在。

在最近被亲政府部队收复的地区，包括东古塔(大马士革农村省)和德拉省，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案件不受惩罚。在被围困多年后，亲政府部队夺回地区的许多平民在获得关键服务方面也面临许多行政和法律障碍。

上述侵权行为和普遍缺乏法治的情况对全国平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其中包括 620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和 560 万寻求返回的难民。出于这些原因，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外流离失所者的任何返回计划都必须采用基于权利的办法。为有效解决回返这一复杂问题，委员会为所有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的可持续回返提出了一系列务实的建议。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 本报告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目录

| | 页次 |
|----------------------|----|
| 一. 任务和方法..... | 3 |
| 二. 导言..... | 3 |
| 三. 政治和军事动态..... | 5 |
| 四. 平民保护..... | 7 |
| 五. 紧邻前线的生活..... | 11 |
| 六. 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 17 |
| 七. 对化学袭击进行的持续调查..... | 19 |
| 八. 建议..... | 19 |
| 附件 | |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地图..... | 21 |

一. 任务和方法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4/26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根据 2018 年 7 月 11 日至 2019 年 1 月 10 日进行的调查，提出了调查结果。¹ 委员会采用的方法基于调查委员会和实况调查团的最佳做法。
2. 本报告所载信息基于在该地区和日内瓦进行的 271 次访谈。委员会收集、审查和分析了卫星图像、照片、视频和医疗记录。与联合国报告一样，本报告参考了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来文。
3. 委员会获得并证实了一批可靠的资料，足以断定有合理理由可相信发生过所述事件，而且所确认的交战方犯下了侵权行为。委员会认为，这些工作合乎证据标准。委员会的调查仍因无法进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而受到限制。与受访者相关的保护问题进一步影响了委员会的调查。在所有情况下，委员会始终遵循“不伤害”原则。

二. 导言

4. 亲政府部队在 2018 年整个上半年取得了广泛的军事成果，同时也达成了在西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的协议(见下文第 14-15 段)，因而，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后半期，暴力明显减少。然而，亲政府部队² 在 11 月对非军事区发动了若干次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许多平民伤亡。由于 Hay'at Tahrir al-Sham(黎凡特解放组织)³ 恐怖分子和武装团体之间的内斗，西北部的安全局势仍然严峻。委员会欢迎非军事化协定，但仍对持续敌对行动对平民的影响感到关切。在其他地方，包括在该国东部，叙利亚民主力量和国际联盟继续进行袭击，⁴ 造成毁灭性后果。
5. 七年多来，委员会仔细记录了冲突各方公然滥用军事力量的情况。这些冲突造成的所有领土攻占，从平民生命和生计而言，代价严重，包括由于非法围困战事造成的损失。⁵ 同时，几十万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的处境仍然岌岌可危，即使在敌对行动减少的地区也是如此。

¹ 委员会成员如下：保罗·塞尔吉奥·皮涅罗(主席)、卡伦·科宁·阿卜扎伊德和哈尼·梅加利。

² 在目前尚不清楚是叙利亚空军还是俄罗斯空天军对某个袭击负责的情况下，责任被归于亲政府部队。

³ 按照安全理事会在第 2170(2014)号决议中的归类 and 随后列入制裁名单的名录，委员会继续将该团体视为一个恐怖实体(见 www.un.org/press/en/2018/sc13365.doc.htm)。Hay'at Tahrir al-Sham 目前由 Jabhat Fatah al-Sham(又名 Jabhat al-Nusra, 以前称为 Al Nusrah 阵线)、Ansar al-Sham 和 Ajnad al-Sham 等组成。其兵力估计为 10,000 至 12,000 名战斗人员。

⁴ 2014 年以来，由 60 多个国家组成的一个国际联盟联手，通过包括空袭在内的各种手段打击伊黎伊斯兰国。

⁵ “东古塔的围困和重新占领”，会议室文件(A/HRC/38/CRP.3)，第 75-77 段。可查阅：www.ohchr.org/en/hrbodies/hrc/iicisyrria/pages/independentinternationalcommission.aspx。

6. 在轰炸之后，非军事区和最近被亲政府部队夺回地区的平民一直遭受普遍缺乏法治的深重影响。事实上，七年的长期敌对行动⁶造成了许多安全真空，增加了许多地区继续发生暴力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不受惩罚的风险。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记录了几起平民被 Hay'at Tahrir al-Sham 任意拘留或被武装团体和犯罪团伙成员绑架并在伊德利布和阿勒颇北部的据点被扣作人质以换取赎金的事件。伊德利布的平民也由于在两种主导制度(反对派的“临时政府”和哈伊特·塔里尔·沙姆的“救国政府”)的并行结构下缺乏一个集中化的治理制度而遭受苦难。在 Hay'at Tahrir al-Sham 恐怖分子的压迫统治下，伊德利布的女孩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

7. 同样，随着土耳其于 2018 年 3 月结束“橄榄枝行动”，任意逮捕、拘留和劫掠在整个阿夫林区(阿勒颇)泛滥成灾。缺乏有效的申诉机制和一个集中化的司法机构，加上数十名武装行为者在分区一级分享权力，造成平民产生困惑，不知哪一个机构负责处理具体冤情，包括拘留和财产侵占案件。武装团体之间的内斗和一系列汽车炸弹加剧了本已不稳定的安全局势。与伊德利布省一样，武装团体成员和犯罪团伙绑架勒索赎金的行为猖獗。

8. 最近亲政府部队收复地区的平民同样普遍缺乏法治，包括在东古塔(大马士革农村省)和德拉。与武装团体和 Hay'at Tahrir al-Sham 恐怖分子控制地区一样，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也是犯而不罚。政府部队利用拘留作为报复和收集情报的一种形式。

9. 在被围困多年后，亲政府部队夺回地区的许多平民在获得关键服务方面也面临许多行政和法律障碍。无数人只拥有武装团体签发的公民证件，这些文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影响了他们获得教育、医疗和继承的机会。平民获得适足住房、土地和财产权的机会也因基础设施和住房遭到大规模破坏而受到限制，并因国家反恐框架下的系统性财产没收而更加严重。

10. 在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的地区，数千名妇女、男子和儿童继续被非法关押或拘留，其中一些人被关押在条件恶劣的临时营地中，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此外，令人关切的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及其同伙被叙利亚民主力量和美国部队单独监禁，没有充分的司法保障，这些条件有利于虐待被拘留者。其他人，如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妻子和子女，由于原籍国拒绝将他们遣返，继续处于法律的边缘。

11. 上述侵权行为和普遍缺乏法治的情况对全国平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其中包括 620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和 560 万寻求返回的难民。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国内流离失所者包括在鲁克班难民营中维持生存的流离失所者的处境仍然不稳定，他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水或生活条件。此外，绑架、任意拘留、强迫失踪的范围和规模以及重要基础设施的破坏、缺乏有效的服务和公民证件以及大量没收财产的情况表明，尽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敌对行动总体上有所缓和，但在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可持续回返方面仍存在许多挑战。

⁶ 委员会首先确定了自 2012 年 2 月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即存在一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例如见 A/HRC/21/50)。

三. 政治和军事动态

12. 亲政府部队在 2018 年上半年重新控制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大片地区；反过来，国际政治谈判在 2018 年下半年继续停滞不前。经过数周的激烈战斗后，西南武装团体于 7 月初与政府部队达成协议，停止敌对行动，从德拉省撤出 (A/HRC/39/65, 第 12 段)。亲政府部队随后重新集结并对德拉和库纳蒂拉之间的地区扩大了攻势，重新完全控制了戈兰高地附近的领土。在西北部，Hay'at Tahrir al-Sham 和政府部队于 7 月 19 日达成协议，撤出仍在以什叶派为主的 Fu'ah 和 Kafraya(伊德利布)城镇内的多达 7,000 名平民。⁷

13. 在南部，伊黎伊斯兰国声称对 7 月 25 日苏韦达省发生的一系列袭击负责，这些袭击造成数百名德鲁兹平民伤亡。因此，亲政府部队再次发动攻势，将伊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赶出该地区。这些战斗和撤离的成功使亲政府部队得以巩固对南部的控制，并将注意力转向西北地区，因为他们开始在伊德利布最后一个反对派据点附近重新集结。

14. 重新集结后，亲政府部队加强了对伊德利布省、哈马省北部和阿勒颇省西部的空袭，随后，土耳其和俄罗斯联邦开始进行谈判，以避免全面的军事攻击。俄罗斯联邦总统和土耳其总统于 9 月 17 日达成协议，在伊德利布、阿勒颇西部和哈马北部建立非军事化缓冲区。这一协议大大缓和了紧张局势，避免了全面的军事行动。

15. 土耳其和俄罗斯联邦宣布，非军事区将分三个阶段建立。第一阶段将于 10 月中旬生效，并建立一个 15 至 20 公里的非军事区；第二，武装团体将从该区移走重武器并从平民地区撤出；第三，政府机构将在伊德利布恢复工作。为了保证全面执行，土耳其提出了增加部队部署和与俄罗斯宪兵一起进行联合巡逻的计划。武装团体包括在民族解放阵线(NFL)保护下的武装团体最初宣布，它们既不交出武器，也不让出领土，而包括 Hay'at Tahrir al-Sham 恐怖分子在内的主要极端主义团体则断然拒绝这项协议。⁸

16. 尽管一些武装行为者不愿这样做，但土耳其仍协助在 10 月初前从所提议的地区逐步撤出了重武器，并宣布非军事区已经建立。⁹ 尽管建立了该地区，亲政府部队和哈伊特·塔里尔·沙姆在西北地区的敌对行动于 11 月爆发。东部局势同时恶化：经过近两周的激烈战斗后，由美国领导的联军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于 10 月 23 日成功地从伊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位于德尔祖尔哈金以南的苏萨镇。在 Ayn al-Arab(阿勒颇)，土耳其军队炮击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的阵地。因此，叙利亚民主力量暂时停止了在该国东部对伊黎伊斯兰国的进攻。

⁷ 这两个城镇的居民随后被迁移到阿勒颇省内由政府控制的地区，交换条件是释放约 1,500 名被政府关押的被拘留者。委员会以前记录了签署类似“撤离协定”的各方从阿勒颇市东部 (A/HRC/34/64, 第 93 段)、Madaya(大马士革农村省)和 Barza、Tishreen 和 Qabun(大马士革东部)(A/HRC/36/55, 第 35 段)强迫平民流离失所的情况；概要情况另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围困作为战争武器：包围、饥饿、投降、撤离”(2018 年 5 月 29 日)。

⁸ 民族解放阵线包括 Ahrar al-Sham、Nour al-Din al-Zanki、Faylaq al-Sham、Jaish al-Ahrar 和叙利亚自由军附属组织。其兵力估计为 40,000 至 45,000 名战斗人员。

⁹ 俄罗斯联邦证实，已撤出 1,000 多名武装团体战斗人员和大约 100 单位军事装备。

17. 在政治方面，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在任职四年多之后，于 10 月 17 日宣布他将因个人原因辞职。特使随后前往大马士革，与政府讨论成立宪法委员会的问题。然而，叙利亚外交部长强调，宪法仍然是一个纯粹的主权问题。土耳其、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在伊斯坦布尔参加了一次首脑会议，讨论西北和非军事区的事态发展和成立宪法委员会的事宜，这是为恢复和平进程和缓和军事紧张局势而进行的另一项外交努力。与此同时，秘书长宣布任命基尔·彼得森为他的叙利亚问题特使。

18. 本报告所述期间还出现了一系列法律发展。在被视为鼓励难民返回的一项行动中，政府于 10 月颁布了一部新法律，对逃兵和那些在国内法下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征兵的人给予大赦。政府还通过总统令发布了《第 42 号法律》，将《第 10 号法律》规定的证明被征用财产所有权的期限从 30 天延长到一年，并进行了其他修订。¹⁰ 为支持追究责任，法国对三名叙利亚情报和政府高级官员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¹¹

19. 在伊德利布，敌对行动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接近结束时恢复。截至 12 月初，亲政府部队已开始向伊德利布省南部农村的 Hay'at Tahrir al-Sham 防御系统发射地对地导弹和炮弹，而 Hay'at Tahrir al-Sham 同时也在非军事区与民族解放阵线发生激烈冲突。同时，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申明，土耳其将对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阵地发起一场新的战役。

20. 在长达三个月的军事行动之后，叙利亚民主力量从伊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了该恐怖组织的最后据点哈金。攻占此据点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伊黎伊斯兰国被击败，随后命令美国部队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撤出。土耳其政府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并表示它将把即将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开展的行动推迟一个月，并就美国部队撤出该地区一事与美国进行协调。特朗普总统随后宣布，美国将放慢撤军步伐。

21. 与此同时，在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民主力量进行讨论后，叙利亚军队部署到 Manbij(阿勒颇)以西的村庄，以防止在美国完全撤出时土耳其发动攻击。在西北部，在民族解放阵线呼吁动员起来对付 Hay'at Tahrir al-Sham 之后，内斗在伊德利布和阿勒颇西部激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接近结束时，民族解放阵线与 Hay'at Tahrir al-Sham 之间的冲突加剧，后者扩大了在该地区的控制。在北部，在幼发拉底河以东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酝酿。

22. 在编写本报告时，仍有三大片领土不受政府控制：伊德利布省以及阿勒颇西部农村和哈马北部的邻近地区；Homs 省的 Tanf 消除冲突区，在 Rukban 营地附近；以及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的该国北部和东部地区。

¹⁰ 第 42 号法律的其他修订包括给予索赔人更多的时间对判决提出上诉，并让他们通过法院而不是通过一个专门的司法委员会提出上诉。产业已在国家土地登记册登记的人，不再需要证明所有权。

¹¹ 其中一名官员，叙利亚空军情报部门负责人，已经成为德国 2018 年 6 月发出的一项国际逮捕令的对象。

四. 平民保护

23. 对伊德利布、阿勒颇、德尔祖尔和苏韦达省平民和民用物体的袭击继续发生，造成数十名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伤亡。空中和地面进攻严重破坏了主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医院和学校。下文所述的典型袭击是亲政府部队、武装团体成员和伊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实施的。

伊德利布省

24. 在得益于南部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后，亲政府部队在 8 月份将重点转向西北地区伊德利布省剩余的反对派堡垒。8 月和 9 月，在该省各地进行了数十次空袭，摧毁了居民区和受特别保护的物体，包括医院。¹²

25. 8 月 9 日，政府部队开始在伊德利布各地空投传单，敦促平民与政府和解，并通知他们战争已经结束。然而，亲政府部队在人口稠密地区的袭击仍在继续，没有作出必要的预防措施来避免对平民的伤害。8 月 12 日上午 10 时左右，亲政府部队对 Ahrar al-Sham 控制下的 Tahitaya 村(位于离 Hish 镇约 4 公里)发动了一系列火箭袭击。袭击造成一名妇女和一名 16 岁女孩死亡，另有七名平民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和四名儿童。委员会收到关于塔希塔亚军事目标存在与否的相互矛盾的报告。

26. 9 月 4 日至 7 日，亲政府部队在伊德利布南部的 Haas、Khan Sheikhoun、al-Tah、Hish 和 Jisr al-Shughur 进行了至少 13 次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例如，9 月 4 日下午早些时候，在 Jisr al-Shughur 镇，至少发动了 10 次空袭。对 Jisr al-Shughur 的 al-Basateen 街区的居民区进行的空袭造成 12 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 6 名儿童，另有 20 人受伤。袭击导致一座住宅部分倒塌，无法居住。同一天，后来又在 9 月 10 日，亲政府部队进行了空袭，据报告，是向 Hish 镇的一个居民区发射集束弹药，炸伤 9 名平民，包括 4 名妇女和 1 名儿童。

27. 亲政府部队也在 9 月初袭击了许多医疗设施，包括 Khan Sheikhoun 和 Haas 镇。例如，9 月 8 日下午 2 时 30 分左右，亲政府部队对位于 Haas 2 公里外的 Nabl al-Hayat “山洞医院”发动空袭，损坏了医院的入口、紧急病房、发电机和重要的医疗设备。¹³ 两名来访者和一名男性麻醉师受伤，此后医院至少关闭了 10 天。一年前该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后，Nabl al-Hayat 医院仍在向 Jisr al-Shughur 的大约 7,000 名居民提供紧急、外科和其他医疗服务。

28. 尽管设立了非军事区，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许多平民在区内发动的空袭中丧生，包括在 Jarjanaz 镇。11 月 2 日中午左右，亲政府部队开始在 Jarjanaz(约有 20,000 至 30,000 名平民，其中包括数千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发动地面进攻。目击者说，15 分钟内发射了数十枚火箭。火箭击中了一条主干道和邻近的市场街，造成 8 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一名 12 岁的男孩，另有 8 名平民受伤。包括

¹² 自 2013 年以来，委员会记录了亲政府部队如何系统地以反对派控制区的医疗基础设施为目标，以剥夺平民和交战方的医疗服务。

¹³ 从 2016 年开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各地的许多医院和医疗设施一直在山间挖出的地下室或洞穴中运作，目的是加强这些医院和医疗设施免受攻击的影响。

该名男童在内的三名受害者在一家药店被火箭击中时被打死，另有四名男子在一栋建筑物砸到车上而死亡。证人回顾说，最近的武装团体检查站位于 Jarjanaz 以外大约 10 公里处。

29. 11 月 24 日下午早些时候，亲政府部队使用迫击炮弹向 Jarjanaz 的 al-Khansaa 小学附近发动攻击。一枚火箭辅助迫击炮弹在大约 50 米之外爆炸，当时，大约有 250 名儿童在校园玩耍，造成至少 4 名年龄在 8 至 10 岁之间的男孩和两名 10 岁和 11 岁女孩死亡。许多其他儿童受伤。一名怀孕的女教师试图与她的配偶和一名四岁男孩一起逃跑，也被打死，而男孩在炮击中失去了一个肢体。一位受访者回忆说，他看到孩子们手脚分离的尸体，还有他们的鞋子和背包，散落在校园里。炮击持续了一整天，当晚晚些时候，一名三岁女孩被打死。

30. 委员会认为，有合理理由认为，亲政府部队有三次可能没有针对某一特定军事目标发动攻击(见上文第 26 段和第 28-29 段)。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动攻击，造成平民伤亡，将构成战争罪。9 月，亲政府部队犯下了蓄意以受保护物体为目标的战争罪(见第 27 段)。

阿勒颇省

阿勒颇西部农村

31. 武装团体和 Hay'at Tahrir al-Sham 恐怖分子也在阿勒颇省西部站稳了脚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零星的敌对行动仍在那里继续。例如，8 月 10 日，亲政府部队在乌鲁姆库布拉镇进行了一系列空袭，那里有大约 35,000 名居民，包括来自东古塔、霍姆斯和阿勒颇市东部的境内流离失所平民。目击者回顾，在 15 分钟的时间内，连续发动了三次空袭，每次空袭由四枚炸弹组成。

32. 这三次空袭造成至少 37 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 9 名妇女、12 名女孩和 7 名男孩，另有至少 56 人受伤，其中包括 9 名妇女、6 名女孩和 12 名男孩。这次袭击造成的破坏范围超过 250 米，目击者回顾，多达 40 座住宅建筑被毁，约 30 座其他建筑部分受损。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花了两周多时间清理瓦砾和残骸。

33. Hay'at Tahrir al-Sham 和 Nour al-Din al-Zanki 9 月在 Darat Izzah 附近发生冲突，距乌鲁姆库布拉镇约 30 公里。然而，委员会无法证实在具体受影响的地区存在武装行为方或其他合法军事目标，并指出，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动攻击，造成平民伤亡，将构成战争罪。

阿夫林和邻近地区

34. 可信的估计表明，包括叙利亚自由军附属军在内的 50 多个武装团体在整个阿勒颇北部仍有存在，主要是在阿夫林区和邻近的 Azaz 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这些团体包括 Ahrar al-Sham、Amshad 旅、Faylaq al-Sham、Jaish al-Nukhba、Jaish al-Sharqiya、Jabhat al-Shamiya、Nur al-Din al-Zanki 和 Sumina Shah 旅等。

35. 随着橄榄枝行动于 2018 年 3 月 18 日结束，阿夫林的平民立即目睹了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束。不过，缓解期很短，因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当地的总体安全仍然岌岌可危。武装派别为控制部分领土而进行的战斗大大增加。经常发生的冲突包括使用汽车炸弹和简易爆炸装置，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阿夫林和阿扎兹市中

心，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十名平民伤亡。例如，12月16日，一枚汽车炸弹在阿夫林市 al-Hal 蔬菜市场爆炸，造成12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在阿夫林农村地区，包括北部，农田被地雷和遗留爆炸物污染，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包括儿童伤亡。

德拉省

36. 除武装团体和 Hay'at Tahrir al-Sham 外，委员会记录了7月至12月期间在苏维达和德尔祖尔省对剩余伊黎伊斯兰国堡垒的敌对行动。虽然它们在全国的存在已大大减少，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这两个地区对平民进行攻击的能力仍然存在。

37. 在2018年5月底收复大马士革南部郊区后，政府军立即进入该地区，疏散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A/HRC/39/65, 第43-44段)。据报告，从 Hajar al-Aswad 和邻近的 Yarmouk 盆地清除的数十名伊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后来撤退到苏韦达省附近的 al-Badia 沙漠中的据点。

38. 7月25日凌晨，伊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对德鲁兹少数教派祖籍苏韦达的几个村庄发动了协调攻击。伊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以传统德鲁兹人的服装作为伪装，包括戴着白色头饰(Shashiyah)，屋顶上还有狙击手助攻，他们挨家挨户地向平民妇女、男子和儿童开枪，其中一些人仍在睡觉。这些战斗人员为每个家庭留下一名幸存者(通常是一名妇女)来讲述这个经历。在一次袭击造成至少68人死亡后，一名男子在访问 al-Shabki 村时回忆说，他走进一所房子，看到一名被杀害的母亲躺在她三个孩子的尸体旁边。

39. 大约在上午4时30分至5时，在用完弹药后，许多伊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前往苏韦达市，在毁灭性的自杀式袭击中引爆背心，包括在一个拥挤的蔬菜市场附近引爆，造成至少200名平民死亡，至少170人受伤。两名准备引爆的炸弹手在引爆背心前，在城市医院附近被德鲁兹平民逮捕，后来他们在省会被平民公开绞死。

40. 在袭击期间，伊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绑架了至少32名德鲁兹妇女和儿童，还有一名19岁的德鲁兹男学生，后来在政府拒绝遵从囚犯交换请求(包括要求释放该恐怖组织的高级成员)后，他们被斩首。委员会采访的一些人描述了被绑架的妇女和儿童被迫在沙漠酷热中步行12个小时，然后被关押在一个临时营地。幸存者回忆说，人质在被囚禁期间曾多次被转移，包括被转移到一个山洞，最后被带到位于他们最初被抓地点东北约470公里的塔德穆尔(帕尔米拉)区(霍姆斯)。

41. 在被拘留期间，妇女和女孩必须戴头巾，10岁以上的男孩与女性分开，包括有时与母亲分开。¹⁴ 人质在被囚禁期间忍受着不人道的条件：一些有创伤痕迹的妇女和儿童默默忍受殴打，一名妇女因缺乏医疗救助而死亡。除了一名19岁的男性外，另有两名人质，包括一名被伊黎伊斯兰国拍摄处决过程并上传到网

¹⁴ 将接近青春期或被认为属于这一年龄的男性与女性分开，大体上符合伊黎伊斯兰国对伊斯兰教义的严格解释。

上的妇女，在交换囚犯要求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被杀害。为了回应这些事件，政府部队于 8 月 6 日在苏韦达农村发动了军事进攻。

42. 10 月 20 日，从 al-Shabki 村绑架的六名德鲁兹妇女和儿童与 17 名被政府关押的人交换，其中许多人与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有亲属关系。在被扣作人质 107 天后，其余 21 名德鲁兹妇女和儿童于 11 月 8 日在政府军在塔德穆尔(帕尔米拉)区 Humeima 发动的一次行动中获救，但至少两名被扣作人质的 8 岁和 13 岁男孩在交火中被杀。仅在一周多后，在巴迪亚沙漠东部成功清理了 al-Safa 高原后，政府军从苏韦达赶走伊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攻势于 11 月 19 日正式结束。

43. 伊黎伊斯兰国声称对 7 月 25 日的袭击负责，而且委员会经常性地记录下恐怖团体在整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系统地针对宗教少数群体包括针对什叶派、基督教、雅兹迪和德鲁兹信仰的成员实施教派暴力的情况(例如见 A/HRC/36/55, 第 44-45 段)。¹⁵ 有合理理由相信，伊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袭击和绑架德鲁兹平民，犯下了使未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人口或平民个人成为攻击目标¹⁶ 和劫持人质目标的战争罪。¹⁷ 他们将妇女和儿童关在不人道的条件下并处死俘虏，进一步犯下了残忍待遇和谋杀等战争罪。¹⁸ 这类袭击突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 2018 年向政府部队和叙利亚民主力量让与了大片领土，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的恐怖组织的长期低限度叛乱威胁依然存在，包括在德尔祖尔省。

德尔祖尔省

4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针对东部剩余伊黎伊斯兰国目标的行动也在继续，特别是在与伊拉克接壤的大片偏远沙漠地区。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美国所领导的联盟的支持下，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重新发动进攻。¹⁹ 在哈金(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幼发拉底河沿岸剩余一小块土地，有大约 15,000 名居民，其中包括多达 5,000 名伊黎伊斯兰国战士及其家属)发起了协同行动。叙利亚民主力量从四个不同战线(包括哈金、苏塞、Sha'fah 和邻近村庄)推进。截至 9 月 13 日，逃离冲突的大约 1,400 名平民被叙利亚民主力量限制在距前线数公里的哈金临时营地。

45. 10 月 12 日清晨，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沙尘暴的掩护下袭击了临时营地，绑架了数十名平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委员会收到报告说，一些被绑架者后来因离开伊黎伊斯兰国领土而被处决。²⁰ 在袭击之前，据报告，叙利亚民主

¹⁵ 概要情况，另见“‘他们来摧毁’：伊黎伊斯兰国对雅齐迪斯的罪行”，会议室文件(A/HRC/32/CRP.2)。可查阅：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32/pages/listreports.aspx。

¹⁶ 见 Jean-Marie Henckaerts 和 Louise Doswald-Beck, 《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第一卷—规则》(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剑桥，联合王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年)，规则 156。

¹⁷ 见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的第 3 条；另见，《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 156。

¹⁸ 另见，《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 156 条。

¹⁹ 2018 年 5 月，叙利亚民主力量最初宣布了半岛风暴行动，以打击沿伊拉克边境重新集结的伊黎伊斯兰国残余势力。

²⁰ 从教义的观点来看，伊黎伊斯兰国认为，那些试图离开其领土的人是背弃达尔伊斯兰(伊斯兰教领土)前往达尔阿尔-哈布(战争领土)的叛教者。

力量将以前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一些妇女和儿童从哈金营地转移到德尔祖尔全省内的几个不同关押设施，包括在 al-Busayra、al-Kasra 和 al-Sour 的设施。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约 140 名子女和与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有关联的约 80 名妇女被关押在 al-Kasra，他们在那里忍受着很艰苦的生活条件，几乎得不到医疗援助。据报告，有营养不良儿童的病例。

46. 为了克服伊黎伊斯兰国的阻碍，叙利亚民主力量严重依赖国际联盟的空中力量，造成平民伤亡显著增加，这突出表明了人口稠密地区的爆炸性武器与平民伤害之间的关联。委员会收到的报告称，10 月 18 日和 19 日进行的空袭击中了位于苏萨的 Ammar bin Yasser 和 Bin Affan 清真寺，据报告造成平民伤亡(见 A/73/454-S/2018/941)。委员会约谈的一人提供了关于 10 月 27 日在苏萨村(德尔祖尔)进行的一次据称空袭的信息，据报告，这次空袭杀死了同一家庭的五名成员，包括两名妇女、两名女孩和一名男孩。

47. 同样，联盟于 11 月 15 日在 Albu Kamal 的 al-Boubadran 街区发动了一次空袭，造成 18 名平民死亡，包括 3 名妇女和 14 名儿童。委员会还收到关于在 11 月 29 日发动的一次据称空袭的陈述，空袭击中了沙法市耶尔穆克妇女医院，造成平民死亡。

48. 虽然与上述事件有关的资料需要进一步证实，但国际联盟的多次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包括袭击医院和文化财产等特别受保护的物体，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可能发生了战争罪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49. 虽然叙利亚民主力量在 12 月中旬从伊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了哈金，但战斗对平民造成了极高代价。²¹ 委员会继续调查 10 月至 12 月期间进行的国际联盟空袭，据报告，空袭造成许多平民伤亡。在哈金附近地区，叙利亚民主力量与国际联盟部队针对伊黎伊斯兰国的冲突仍在继续。

五. 紧邻前线的生活

50. 使持续敌对行动造成的平民苦难雪上加霜的是，数千名武装团体成员及其家属在 2018 年上半年期间从亲政府部队以前围困的地区撤离到该国北部和西北部。他们的到来，加上严重的社会经济困难和普遍缺乏法治，加剧了伊德利布省和阿勒颇省现有的不稳定局势。

伊德利布省

5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两个主要的伞式联盟主导了伊德利布：民族解放阵线和恐怖主义组织 Hay'at Tahrir al-Sham。在编写本报告时，约有 55,000 名武装团体战斗人员和 Hay'at Tahrir al-Sham 武装分子居住在伊德利布。在他们争夺对有限资源的控制和被围困的平民人口时，具有相互竞争的目标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团体之间的内斗继续对平民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绑架和劫持，例如，伊德利布的武装团体和犯罪团伙成员绑架医生等富裕平民和人道主义行为方，并扣留他们以勒索赎金来资助他们的活动。受害者经常从工作场所被带走，

²¹ 例如见 S/2018/1129；另见 S/2018/1009。

带有染色窗户的面包车把他们带往未知的地点。一些被绑架者描述说，他们被关在地下室，常常被单独监禁，另一些人则被带到农村地区。在 Hay'at Tahrir al-Sham 控制地区，仍有许多平民因表达政治异议而被任意关押。

拘留、绑架和酷刑²²

52. 8 月，一名保健工作人员从他的办公室被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装和蒙面男子绑架，他描述说，他遭到酷刑并受到处决威胁。受害人在家人支付赎金后获释。

53. 委员会记录了一些绑架者索要高达 150,000 美元赎金的情况，最终人质被释放。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际捐助方提供的资金减少，这与武装团体成员为获取经济利益而广泛进行绑架以索取赎金的做法之间似乎存在关联。

54. Hay'at Tahrir al-Sham 也任意拘留平民，以有系统地压制政治异见。例如，一名活动人士在 9 月因参加反对 Hay'at Tahrir al-Sham 的公共示威而与另一名男子一起被关押，他描述说，他在监狱中被关押时，被放在轮胎里并用棍子殴打。该活动人士两天后获释，但他的朋友仍被关押。

55. 同样在 9 月份，一名男子从 Hay'at Tahrir al-Sham 的自称“救国政府”处收到两次书面警告，要求他向某一警察局报到。这些警告没有说明传唤他的理由，尽管他后来获悉，Hay'at Tahrir al-Sham 通过“救国政府”的“司法部”和“检察官办公室”对他提起诉讼，涉及他在网上发布帖子。在这些帖子中，他批评了伊德利布在提供服务、安全方面的情况以及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绑架事件及其他问题，他认为 Hay'at Tahrir al-Sham 应对此承担责任。

56. 根据其意识形态，Hay'at Tahrir al-Sham 正式谴责民主和世俗主义，逮捕并拘留那些公开反对其脆弱统治的平民。委员会自 2014 年 10 月以来记录的一种惯常做法得以持续²³：被认为违反该组织对伊斯兰法(伊斯兰教法)严格解释的记者、活动分子和其他平民，在已知由该团体管理的拘留设施中，包括在 Ouqab 和 Harim 监狱，经常被任意拘留、遭受酷刑和虐待。委员会还收到信息说，一名领导 Ouqab 监狱 Jabal al-Zawiya 分部的 Hay'at Tahrir al-Sham 埃米尔负责关押 Kafr Nubl 的活动分子，这表明了一项有组织的政策。

57. 委员会注意到，Hay'at Tahrir al-Sham 恐怖分子大规模任意拘留持不同政见者构成了针对平民的系统性攻击。有合理理由相信，Hay'at Tahrir al-Sham 正在犯下基于政治原因进行迫害的危害人类罪。委员会还注意到，在设立临时法院方面，其程序远远低于公正审判标准，Hay'at Tahrir al-Sham 一贯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²⁴ 并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准则。

²² 出于保护方面的考虑，委员会无法披露本节中的某些信息，例如地名，这些信息可能被用来确定个别来源。在任何情况下，委员会都始终遵守“不伤害”原则。

²³ 在以前被称为 Al-Nusra Front(或 Jabhat al-Nusra)时，Hay'at Tahrir al-Sham 实行了可追溯到 2014 年的相同任意拘留模式。

²⁴ 《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 100 条。

教育和儿童

58. 在伊德利布省，多达 300 万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继续生活在武装团体的控制下和 Hay'at Tahrir al-Sham 的恐怖笼罩下，其中绝大多数人忍受着缺乏一个能够满足其最紧迫日常需要的中央治理制度。此外，经济困难往往迫使家庭特别是女户主家庭将女儿从学校带走，并把她们嫁出去。伊德利布省的儿童也仍然受到缺乏服务的不成比例的影响。

59. 在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尽管面临许多挑战，反对派的“临时政府”的地方委员会和机构，包括学校，仍在运作。目前约有 24,000 名教师在伊德利布省各地的学校工作，这些学校由临时政府的“教育局”管理，其中大约一半从国家政府领取工资。为了获得工资，教师被迫前往哈马省教育局。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数十人被任意逮捕和拘留，包括在政府控制的 Qal'at al-Madiq(哈马)和 Abu al-Zuhur(伊德利布)检查站。

6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际捐助资金的减少令人遗憾，也对整个伊德利布省的学校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特别是限制了修复敌对行动破坏的基础设施和购买重要设备、书籍和文具的可能性。自 2011 年以来，伊德利布的约 375 所学校因敌对行动而关闭，增加了对其余学校的压力，2018 年上半年数万名被迫流离失所的儿童涌入伊德利布，这些学校人满为患(A/HRC/39/65, 第 86 段)。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每班学生的平均人数估计在 50 至 70 人之间，而在 2017 年流离失所的学生涌入之前，这一数字为 25 人。

61. 在 Hay'at Tahrir al-Sham 控制下的地区，其“救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开展活动，旨在接管服务，包括教育。委员会此前曾记录过，早在 2017 年 8 月，Hay'at Tahrir al-Sham 的成员就开始在他们控制地区的学校里发布法令，要求 9 岁以上的妇女和女孩在户外活动时，穿一件黑色或深棕色的服装(jalabiya, 一件宽松的衣服)。她们不能穿颜色鲜艳的衣服，而且必须遮住头发。不遵守着装规定的女学生被禁止上课，另一些学生据报遭到女性 Daiyaat(Hay'at Tahrir al-Sham 道德警察)的殴打。这类法令显示了基于性别的歧视性待遇，违反了国际人权准则。²⁵

62. 在其他地方，恐怖组织继续招募和使用儿童——包括许多家庭无力供养的儿童——来运作检查站，例如设于 Bab al-Hawa、Ma'arrat al-Nu'man 和 Saraqib 的检查站。伊德利布省各地的教育机构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亲政府部队经常以这些机构为目标，²⁶ 国家不承认武装团体提供的教育证书，以及学生家庭收入低，这些因素进一步助长了 Hay'at Tahrir al-Sham 在全省招募和使用儿童。委员会认为，Hay'at Tahrir al-Sham 继续犯下征召或征募 15 岁以下儿童加入其武装部队或团体并利用他们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等战争罪行。²⁷

²⁵ 见“‘我失去了尊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会议室文件(A/HRC/37/CRP.3)，脚注 6。

²⁶ 例如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2016 年 7 月 2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会议室文件(A/HRC/34/CRP.3)，第 20-31 段。

²⁷ 《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 156 条。

阿勒颇省

63. 与伊德利布省一样，整个阿勒颇阿夫林区的居民一贯认为，普遍缺乏法治，有控制权的各方要么不愿意，要么无法提供有效补救，要么在某些情况下向受害者索贿以提供补救。尽管阿夫林的行政、司法和行政结构发生了变化(见下文第69-70段)，居民指出，对分区行使事实控制的武装团体缺乏纪律，经常参与掠夺、任意拘留和绑架。委员会无法确定土耳其当局是否能够控制这种行为。

拘留、绑架和酷刑

64. 由于缺乏有效的安全机制和相随的法治缺失，在阿夫林犯下的最常见侵权行为是武装团体和犯罪团伙的频繁绑架。与伊德利布省一样，许多医生、药剂师和其他被视为富裕的平民或其子女被绑架以勒索赎金。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人在获释后再次被绑架。受害者往往无法确定绑架者的身份，而是笼统地提到武装团体、叙利亚自由军附属军或犯罪团伙。赎金的要求从几百美元到10万美元不等，甚至更多。

65. 在伊德利布和阿夫林，武装团体和犯罪团伙大量绑架以勒索赎金的情况得到委员会的佐证，其情节极为相似，这可能表明存在着类似的根本动机(见上文第53段)。阿夫林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向宪兵、民警和土耳其当局报告了这类案件，但收效甚微。

66. 涉及武装团体成员任意逮捕和拘留的许多案件也包括关于酷刑和虐待的可信指控，这些酷刑和虐待往往针对库尔德血统的人，包括公开批评和被视为批评武装团体的活动分子。有时，在逮捕之后，还没收受害者的财产，包括车辆和牲畜。同样，被控支持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或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的个人也被身份不明的武装团体成员拘留，随后受到武装团体成员和土耳其军官的审问。

掠夺和勒索

67. 阿夫林各区的居民经常提供武装团体和犯罪团伙抢劫的情况。种植橄榄树仍然是该地区数千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武装团体成员在旺季大规模掠夺橄榄农收，剥夺了许多人的生计。为了避免被侵夺，其他受害者默认了武装团体成员对他们征收的“税”。委员会还收到报告称，武装团体成员骚扰人民，包括骚扰妇女，并向希望通过检查站的个人索要贿赂。

68. 虽然委员会收到的陈情表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土耳其部队已经撤出，但一些居民注意到，土耳其军队继续驻扎在阿夫林和阿扎兹，包括据称在阿夫林市为军事目的使用学校。在“橄榄枝行动”之后，土耳其部队一直在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武装检查站，不过，在最近几个月中，绝大多数似乎已被武装团体成员(包括与叙利亚自由军合作的人员)所取代。

69. 阿夫林的一般行政也继续经历一系列改革(A/HRC/39/65, 第25段)。例如，收到的报告称，土耳其当局正在控制、协调和资助行政、司法和行政结构。据报告，土耳其为地方议会提供了资金，并为发放重要身份证件提供了技术支持；居民还表示，土耳其当局要求提供这类证件，作为平民在阿夫林和前往邻近地区自由行动的先决条件。

70. 居民还指出，叙利亚法官和律师继续由土耳其司法部任命或与其协调(同上)。另一些人说，2011年起义前通过的叙利亚法律正在由地方和地区一级的法

院实施。虽然身为叙利亚国民，但据报告，民警是由土耳其当局选择和培训的。即便如此，受访者普遍认为，行政和执行机构基本上是无效的，无法处理与数十个武装团体的非法行为有关的冤情。

71. 委员会认为，有合理理由认为，在阿夫林的武装团体成员犯下了劫持人质(见第 64-65 段)、残忍待遇和酷刑(见上文第 66 段)和抢劫(见上文第 67 段)等战争罪。²⁸ 在编写本报告时，委员会仍然无法证实阿夫林及其周围地区在究竟多大程度上受土耳其部队或武装团体的控制，也无法证实土耳其部队是否能够在阿夫林行使实际权力并履行政府职能。²⁹ 由于明显缺乏法治，同样也不清楚的是，土耳其部队是否有能力全面控制在该地区存在的任何武装团体。³⁰

政府控制下的生活

72. 在北部和西北部之外，2018 年 1 月至 7 月政府部队在阿勒颇、大马士革农村省、德拉省、哈马省和霍姆斯北部进行的激烈战斗取得了成功(A/HRC/39/65, 第 13-63 段)，这极大地影响了冲突动态，促进了向政府巩固权力方向的重大转变。在停止敌对行动和随后在这些地区实施地方停火之后，政府部队重新控制了比冲突开始以来所管理的领土更多的领土。因此，在被各武装团体领导和控制多年之后，数十万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在 2018 年下半年转入一个新的严峻现实。

任意逮捕和拘留

73. 在获得对 Duma(大马士革农村省)的控制后，德拉省和霍姆斯北部的政府军通过任意逮捕和拘留活动，制造了一种恐惧气氛。³¹ 事实上，尽管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各地，所有各方继续在当地实施任意拘留，但自 2011 年以来，这一现象在政府影响下的地区最为普遍。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活动分子、民防志愿人员、征兵逃兵、近期返回者和其他一般被视为反对派支持者的人最有可能被任意拘留。与反对派战士或叛逃者有家庭关系的妇女同样被拘留，目的是收集情报或报复。

74. 已知与生活在反对派控制区的亲属或朋友有联系的人也被逮捕，包括在东古塔。根据政府在“和解”框架下要求的效忠誓言，³² 东古塔整个地区的平民不得与反对派控制区的平民交谈，包括与根据“撤离协定”被强迫向西北迁移的家人交谈(A/HRC/36/55, 第 35 段)。

²⁸ 《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 156 条。

²⁹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判决，《200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73 段。

³⁰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诉 Duško Tadić，上诉判决，IT-94-1-A, 1999 年 7 月 15 日，第 131 段。

³¹ 委员会以前记录了一种普遍和系统的模式，即在大规模逮捕期间、在检查站或在搜查房屋期间，15 岁以上的男子被政府安全部队和武装部队或以其名义行事的民兵任意逮捕和拘留。例如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死亡通知”，2018 年 11 月 27 日；另见“眼不见为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拘留期间死亡情况”，会议室文件(A/HRC/31/CRP.1)。

³² 关于忠诚与和解的宣誓要点，见 A/HRC/36/55, 第 20-22 段。

75. 委员会回顾，政府部队利用任意逮捕和拘留作为镇压工具，其范围和规模已导致数千名叙利亚平民在拘留期间死亡。³³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个前所未有的动态是，国家实体向政府民事登记处³⁴ 提供了信息：数万名以前被关押的人已死亡。³⁵ 哈马、拉塔基亚、哈塞克等省和大马士革的民事登记处相应更新了公民身份记录，以反映死亡情况。

76. 大多数受访者解释说，他们在民事登记处收到的关于其父亲、儿子、兄弟或配偶的记录提到了自然死亡原因，如“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已死亡的其他被拘留者死亡日期相同，这可能表明集体处决。没有获得死亡证明的家庭无法在相关法律问题上取得进展，包括继承。³⁶

77. 当一个已知被国家拘留的人死亡时，主要是国家有责任证明其死亡不是由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或不行为造成的。必须独立调查每起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必须公开报告调查结果(A/68/261, 第 52 段)。³⁷ 此外，在死亡通知涉及的是失踪人员姓名名单时，委员会认为，只要家属不知道受害者的下落，作为违反国际法的强迫失踪继续存在。³⁸

获得基本服务

78. 除了任意逮捕和拘留之外，最近收复地区的生活特点是，政府部队对平民设置了各种障碍，特别是影响到那些不得不跋涉以获得在其居住地无法获得的基本服务的人。例如，在东古塔接受采访的人回顾说，居民，包括军龄男子，经常受到安全检查，据报许多人必须行贿才能越过政府控制的检查站并获得服务。此外，即使在诸如 Dar'a 和 Duma(东古塔)等某些服务已逐步恢复的地方，Dar'a 和 Duma 部分地区的局势仍然严峻，许多平民生活在被毁建筑物的地下层或临时庇护所中。

79. 使无法获得基本服务局面更加恶化的是，叙利亚当局不承认武装团体签发的公民证件，包括与出生、死亡或财产交易等大事有关的文件。例如，在杜马，一些人回顾说，由于担心被捕或被征兵，他们不得不冒着前往大马士革的危险，以便获得与教育、医疗或就业有关的证书。由于文化习俗，妇女不太可能使财产写在自己的名下，她们面临更多的挑战，包括确保继承权。

住房、土地和财产权

80. 委员会还记录了一些事件，其中阿勒颇省、大马士革、霍姆斯省、哈马省、大马士革农村省和苏韦达省的财产被国家根据总统令制定的反恐法(第 19/2012 号“法”)没收。根据第 19 号法律，被视为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个人的动产和不

³³ 概要情况见 A/HRC/31/CRP.1 号文件。

³⁴ 叙利亚内政部下属并设在全国各省的行政机构。

³⁵ 据信，其中绝大多数人在 2011 年至 2014 年期间被国家当局拘留。

³⁶ 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死亡通知”。

³⁷ 亦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生命权的第 36(2018)号一般性意见。

³⁸ 《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只要犯案者继续隐瞒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构成被强迫失踪的行为即应视为是一种继续犯罪”(着重号为后加)。

动产可被冻结或没收(第 11 和 12 条)。据报告, 仅在过去两年, 大约 70,000 名叙利亚人面临财政部的资产冻结决定。受访者收到的支持文件证实, 财政部是积极没收财产的机构。³⁹

81. 在某些情况下, 反恐怖主义法院⁴⁰ 没收财产的决定已经修改, 以列入被判犯有恐怖主义行为的男子的妻子和子女, 包括未成年人。仍不清楚的是, 家庭成员是否也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行, 或仅仅被禁止对没收的财产行使任何索求权。在其他案件中, 被定罪人的朋友也被列入经修正的决定。

82. 《第 19 号反恐怖主义法》列举的被禁止行为的范围似乎过于宽泛, 其中载有可能影响到另外数千名叙利亚平民的全覆盖性条款。关于财产被没收者的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权的其他关切包括反恐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对基本司法保障的尊重、通知程序以及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获得咨询的权利, 而国内流离失所者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忍受恶劣的住房、卫生、健康、安全和营养条件。⁴¹

六. 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83. 亲政府部队、国家其他行为方、武装团体和恐怖实体在 2018 全年发动的战斗使 150 多万平民在恐惧和绝望中逃离家园。根据交战各方谈判达成的“撤离协定”, 另有数千平民被迫迁移。流离失所者的困境现在影响到逃离该国的 560 多万难民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超过 620 万境内流离失所的平民。

鲁克班营地

84. 尽管约旦和俄罗斯联邦于 11 月初就鲁克班难民营的关闭进行了讨论, 但仍有约 41,000 名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被关在靠近约旦边界的南部沙漠。大多数营地平民生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 很少或根本得不到基本服务, 包括医疗、教育和基本卫生服务。由于缺乏监督营地的部落社区领导人和武装团体的安全保障, 以及叙利亚当局经常任意拒绝同意运送援助物资, 人道主义车队一再停运。

85. 亲政府部队关闭了至少一条用来走私重要食品和药品的非正式补给路线之后, 鲁克班的生活条件在 9 月底显著恶化。随着食品价格的相应飙升, 平民遭受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至少一名 20 岁的年轻妇女死于经济困难造成的营养不良。

86. 自 2018 年 1 月以来, 联合国和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于 11 月 3 日第一次向难民营居民提供了援助, 随后于 12 月 9 日从约旦运送了一次性特别援助物资。除了难以获得基本服务外, 鲁克班平民的困境还因营地内完全缺乏执法和缺乏申诉机制而更加严重。

³⁹ 根据《第 63/2012 号总统令》第 1 条, 对于《第 19 号法》列举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 财政部有权“对属于被告的动产和不动产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⁴⁰ 见关于设立反恐法院的第 22/2012 号总统令。

⁴¹ 见《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 第 3(c)段, 原则 18-19。

87. 鲁克班的妇女和女孩在营地受到猖獗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童婚和剥削的严重影响。对妇女来说，妊娠并发症也很常见，孕妇被迫在边境等待数小时才能进入最近的医疗设施。

88. 儿童的处境特别极端：在难民营的大约 10,000 名儿童中，其中许多没有公民证件，实际上是无国籍的，至少有一半无法获得基础教育，其中有几名据说是文盲。一名从霍姆斯省流离失所的男子强调，普遍的儿童营养不良导致原可预防的死亡，他描述了绝望的父母被迫用水和糖的混合物而不是用牛奶喂养婴儿。至少有无法获得医疗的 4 名营养不良婴儿在 10 月至 12 月期间死亡。除了得不到持续的人道主义援助外，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儿童以及童工事件还造成了更多的侵犯人权行为。

阿勒颇省

89. 武装团体在阿夫林区(阿勒颇)的敌对行动模式、任意逮捕和镇压政治异见，也导致平民流离失所，前往政府控制区和东部库尔德控制地区。与此同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数万平民返回阿夫林，许多人却发现自己的家园已遭到掠夺。在其他情况下，回返者发现，他们的家园被战斗人员及其家人占用(另见 A/HRC/39/65, 第 30 段)。委员会目前正在审查若干指控，这些指控称，从阿夫林流离失所者必须启动法庭程序以重新获得其财产。正在进行相关调查。

德尔祖尔省

90. 随着哈金及其周围的敌对行动加剧(见上文 44-49 段)，被困在该城市和邻近的苏尔、巴西拉、迪班和苏萨分区的平民回顾说空中和地面攻击十分猛烈，并描述了正在发生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到 9 月 13 日，也就是哈金进攻开始仅仅几天后，就有多达 1,400 人因轰炸而逃离，被叙利亚民主力量围捕并关押在哈金的一个临时营地(见上文第 44 段)，相当于从被捕之时起事实上被拘留。该营地是在距战区仅两公里的地方设立的，这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⁴² 事实上，由于敌对行动和不稳定的安全局势，进入难民营的人道主义援助受到严重限制。因此，包括伊黎伊斯兰国家成员在内的大多数安营者，包括妇女和儿童，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照顾。据记录，至少有 3 名儿童因这些状况发生了本可避免的死亡。此外，难民营中的大多数居民没有任何可承认的公民证件，就像鲁克班营地的居民一样(第 88 段)，实际上是无国籍的。

91. 9 月份，有 7,000 名平民从哈金流离失所到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的地区，他们住在哈拉伊和阿布·哈沙布镇附近的临时营地和 al-Bahara 村，没有医疗服务，只有叙利亚民主力量提供的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援助。面临这些因素，包括造成洪水的暴雨，加剧了他们的处境。叙利亚民主力量剥夺了营地居民的行动自由，除非他们行贿 700 至 1,200 美元。

92. 无论对他们的监禁是否合法，在任何时候，被关押在叙利亚民主力量管理的营地中的人都有权获得尊重其固有尊严的拘留条件。此外，所有被关押的流离失

⁴² 《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第 121 条指出，“被剥夺自由者必须被关押在远离战区并保障其健康和卫生的场所”。

所者都有权享有适当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权和水权以及健康权。⁴³ 由于未能向哈拉伊、阿布哈沙卜和巴哈拉难民营的营地人员提供充足的食物、水和生活条件，叙利亚民主力量继续侵犯这些权利。未向营地居民提供适当的医疗或援助，也构成违反禁止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⁴⁴ 和健康权。

93. 到 10 月，多达 10,000 名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仍被困在哈金，生活在几乎持续不断的轰炸之下，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或药品。12 月 5 日，从哈金通往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区的人道主义走廊开放时，多达 1,300 人设法逃离，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

七. 对化学袭击进行的持续调查

94. 委员会收到关于据称于 11 月 24 日晚上 9 时 50 分在阿勒颇发生化学袭击的资料。据说受影响的地区包括 Jamiyet al-Zahraa 和 Khalidiyyeh 居民区。据报告，多达 100 名平民受伤。有一个人报告说闻到了氯的气味，需要进行吸入治疗。正在进行相关调查。

八. 建议

95. 委员会重申其在前几次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特别强调在正在进行敌对行动的地区保护平民。

96. 整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目前的局势破坏了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回返的可行性。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外流离失所者返回其原籍地或惯常居住地的任何计划都必须按照以权利为基础的办法制定，以确保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97. 这种做法不仅应解决冲突的根源，而且应有助于结束使目前实地局势长期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循环。

98. 为了有效解决回返这一复杂问题，委员会强调需要：

(a) 大幅度 and 永久地减少敌对行动；

(b) 迅速、安全、不受阻碍、无条件和持续地向有需要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和医疗救济，并保障对援助人员和保健工作人员的保护；

(c) 所有各方切实保证返回者不会面临迫害、歧视、任意拘留、酷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虐待，他们的人权将得到尊重和保护；

⁴³ 见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规则 24-26；至少，应适用这些最低核心义务，而不论拘留方的经济状况或预算考虑，因此叙利亚民主力量不能将这些义务完全移交给人道主义组织。例如见 MuKong 诉喀麦隆(CCPR/C/51/D/458/1991)，第 9.3 段；美洲人权委员会，Leroy Lamey 等人诉牙买加(第 11.826、11.843、11.846 和 11.847 号案件)，2001 年 4 月 4 日的决定，第 203 段。

⁴⁴ 见欧洲人权法院，Keenan 诉联合王国(第 27229/95 号申请)，2001 年 4 月 3 日的判决，第 111 段；美洲人权法院，Tibi 诉厄瓜多尔，2004 年 9 月 7 日的判决，第 157 段；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人权法律服务诉尼日利亚(第 225/1998 号来文)，2000 年 11 月 6 日的决定，第 41 段。

(d) 立即披露被拘留者、失踪者和下落不明人员的命运，以及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254(2015)号和第 2258(2015)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呼吁冲突各方释放任何被任意拘留的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e) 恢复关键基础设施和获得基本服务；

(f) 确保以有效和可持续的方式解决流离失所和回返妇女和女孩的保护和援助问题，包括她们获得基本服务和关键权利的问题；

(g) 建立有效、方便和负担得起的机制，解决住房、土地和财产问题，包括与妇女继承权有关的问题；

(h) 实施简化的民事重大事件登记行政程序，以便不妨碍包括儿童在内的个人行使关键权利；

(i) 建立符合国际人权法且所有叙利亚人特别是妇女不论其居住地点如何均可平等使用并负担得起的处理民事行为和财产登记的立法、法律和行政机制；

(j) 在整个返回和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使返回者能够有效参与。

附件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地图

